

李丁 / 著

元 宫 晨 钟



花山文艺出版社

2247.5/1057

元 宮 晨 鐘

李

丁 /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元宫晨钟/李丁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673-072-9

I. 元...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601 号

书 名: 元宫晨钟

著 者: 李 丁

责任编辑: 康董康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李文侠

责任校对: 李桂香 贾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65 千字

印 张: 16.37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73-072-9/I·04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尘缘欲了何曾了 清风无奈春红残	(1)
第二章	仲晦被袭有惊无险 女侠救人拔刀相助	(15)
第三章	小守敬讲卢霖童言无忌 老郭荣留子聪不避刀兵	(29)
第四章	老魔客痛下杀手 小将军难逃厄运	(43)
第五章	仲晦和尚难逃罗网 守敬顽童出语惊人	(56)
第六章	贤法师宫中见皇后 傻和尚洞里遇王妃	(71)
第七章	太宗帝藏娇败露 小和尚逃出樊笼	(86)
第八章	弥障千重，天机难道破 吉凶未卜，忽必烈进宫	(101)
第九章	宫门似海难测 诡波层出不穷	(115)
第十章	若愚若智人总笑 亦真亦幻情太痴	(131)

第十一章	一番天地鸿蒙后 千载君臣草昧中	(146)
第十二章	槐火石泉烹雪蕊 阿师此梦共谁圆	(160)
第十三章	随缘应世元无事 一片灵台处处安	(174)
第十四章	世事多变出人料 阴差阳错也无妨	(190)
第十五章	雁门关外风不度 于无声处听惊雷	(206)
第十六章	乾坤已颠倒 牝鸡可司晨	(224)
第十七章	卢道长奋力杀贵由 罗紫烟拼命救太子	(240)
第十八章	窄路遇劲敌 节外横生枝	(256)
第十九章	狂言道真相 朝中生暗衅	(273)
第二十章	忽必烈夜见庄圣后 刘仲晦巧对海迷失	(290)
第二十一章	尽忠孝暗中圈套 耍奸谋金蝉脱壳	(308)
第二十二章	藩王犄角拥兵自重 后宫乘隙轻攫权柄	(322)
第二十三章	罗紫烟暗设离间计 海迷失挑逗小和尚	(337)
第二十四章	屈尊为贤士 坐待等天时	(352)
第二十五章	乾仪混成冲遽 天道下济高明	(368)

第二十六章	小和尚运筹帷幄 老道士奋力除奸	(383)
第二十七章	大统归正主 权杖落旁人	(400)
第二十八章	整饬宫禁酬壮志 无奈枯木不逢春	(416)
第二十九章	天不佑皇座空位 拭目待袖手旁观	(434)
第三十章	一语排遣绯闻 二年皇权易主	(448)
第三十一章	顾大局谏王荐主 失小节作茧自缚	(460)
第三十二章	踏山震虎贤士脱困 埋头贵志王侯南征	(475)
第三十三章	忍辱负重南征 慈悲为怀施仁	(489)
第三十四章	后土不生无名草 皇天不负苦心人	(503)

第一章 尘缘欲了何曾了 清风无奈春红残

日近中天。

太阳毫不吝啬地将光芒向大地倾泻。

春时未尽，可是久旱的冀南平原，阳光无异于火上加油。一阵风吹过，烟尘卷起，升腾起团团热浪。

牧场上的草，黄蔫蔫的，不像春风吹又生的嫩芽，而似秋风扫过。

沟沟岔岔上的野花，萎而未枯，和争奇斗妍沾不上边儿。

零零星星的田地里，麦苗青一块，黄一块。在灵霄山顶上俯瞰，像顽童尿湿的床单于一片湿一片，不规则地平铺在苍苍茫茫的大地上。

灵霄山顶端的一块磐石上，仲晦盘膝而坐。他凝望着灰蒙蒙的原野和灰蒙蒙的邢州，合十的双手不自主的沉了下去。他心中泛起了一阵惆怅和凄凉。

他离开邢州，已经五年啦！

那一年，他一怒离开邢州。怒什么呢？人们常说一怒为红颜，他心中怅惘……可他毕竟一怒掷笔，舍家出走。

人们又常说，投笔从戎。可他呢？怎么从戎？从北边还是从南边？他也是华夏子孙。从南？在长江的南边，大汉民族千千万万的子民，还在为偏安一隅的大宋皇帝拼命地抵御外夷强敌！在“还我河山”的感召下，和蒙古的精兵锐骑抗争奋战……他，刘仲晦能去从戎吗？那个摇摇欲坠的大宋皇室，用壮语，用人们朴实的民族意识号召和唆使无数的人去流血，无数的尸骨横布在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上。然而，“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如此这样，他能投笔从戎到只知灯红酒绿，不分杭州、汴州的末路皇室？

可是，他又去哪儿？

十几年前，蒙古锐师在木华黎的率领下，兵取邢州。蒙人粗大憨直，野而不蛮。并没有因为他曾祖父曾仕金而记嫌横加杀戮。还认为祖上曾为金节度副使知邢州世风民情而厚待他们刘家，让父亲为都统。后来，又让他承继祖荫在节度使府充当令史，给了一碗官饭，养家糊口。由此而见，蒙人虽然马上取天下，但在知人善用上比十二道金牌召浴血北征的岳武穆回临安而杀之的大宋皇帝强的多。

但他又不能从北，毕竟祖籍江西瑞州。汉人常把为外族做事的人称作汉奸。再说，蒙古建国伊始并不是事尽人意。故而，他投笔而走……

太阳仍在中天游弋，热风将凌霄山上的松篁吹泛阵阵涛声。赤地千里，松篁失翠，毕竟山高生寒，还有几分清爽。仲晦怎么也不能收拢思绪，他不自主长声一叹。

尽适人意的事像影子，永远追不上。

不尽人意的事也像影子，永远跟着你。

仲晦长吁了一口气，低声吟出：“南高峰，北高峰，惨

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场空。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

夜来个，醉如酩，不记花前过。醒来呵，二更过。春衫惹定茨糜科，绊倒花抓破……”

“好，好！”突然，身后响起叫好声。仲晦忙翻身而起，只见海定法师远远站立，望着仲晦沉声道：“凄惻感慨，千古寡和！”

仲晦脸上一红，不好意思地垂首站定。

海定法师长吁了一口气，上前几步道：“子聪啊！四大皆空，不该再为尘间琐事生烦。”

仲晦哑口失语，缓缓将头垂的更低。

海定法师望了望静无人迹的山峦。轻声道：“海云师兄荐你于此，曾告诫贫僧，知你少年志气，英爽不羁，决非久居僧斋佛寺之人。今日听你吟诵，贫僧彻悟。子聪——”

仲晦猛然跪地，急声道：“弟子知错——”

海定法师忙上前搀扶，缓声道：“不！不——”又望了望苍茫的原野，大声道：“天道有时欠允，会故意作践世人。故此，定力、耐性，不仅仅是佛学之说。子聪，为人也应该如此，方不负鸿鹄之志！”

仲晦茫然地望着海定法师，不知如何回应。

海定法师不自主摇了摇头，轻声道：“子聪，心如幻化，驰骋六情。心常依止，六根境界。各各自知，所伺之处，随行色声，香味触法。心处六情，如鸟投网。切切记牢佛法，适处则安！”

仲晦见海定法师所诵佛经有指，不知所措地望了法师一眼。海定法师长吁一口气，道：“福祸相倚，只有面对，方可择善而决之！”说完又轻声叹息。

仲晦忙道：“法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海定法师叹声道：“刘安施主找你来啦！”

仲晦一怔，忙道：“刘安老爹怎么找到这里？”

海定法师摇了摇头，道：“世上无难事！”

仲晦无言以对。

海定法师又道：“看来，你该下山了！”

仲晦不解其意地望了海定法师一眼。

海定法师回望了仲晦一眼，道：“按陈那颜到了邢州。”

仲晦忙道：“可是藩王忽必烈的内兄？”

海定法师点了点头，叹声道：“邢州原本就不太平。那颜来此更给郝祯壮胆撑腰，邢州将无宁日。”

仲晦心中一震，急声道：“刘安老爹来找，莫非——”

海定法师道：“刘润施主降任巨鹿提领。另外——”

仲晦急步上前，拉着海定法师的双手，颤声道：“家父怎么啦？”

海定法师摇了摇头道：“宦海沉浮无定，刘老施主能任县署提领已是不错，子聪不可担忧。只是郝皓小姐急让刘安施主寻找于你，事情定然棘手。子聪定要妥善为之。”

仲晦只觉脑海昏沉。郝皓二字好似重锤击上他的脑顶。千般思绪，万般惆怅，一齐袭上心际。不堪回首忆旧……

梦，很久很久以前的梦。日月轮回只有五个年头，但这个梦，这个永远不能醒来的梦！虽然让“净除六根”的佛经吹荡得飘渺遥远；让禅门日诵和木鱼的敲击声击的七零八落，但终不能如烟云消去。

有人说梦是理想。因为梦中有美不胜收的仙境，醒来时脸上还泛着笑容。

有人说梦是命运的预警。梦中有棘丛、悬崖、惊涛。梦醒时，身上仍冷汗淋漓，心跳咚咚。

这个梦是他五年前，准确地说是他投笔而走的前一天晚上做的……

那天晚上，夜色正浓。

天地间一片寂静，夜风中偶尔会传来一两声秋虫的低语。节度使府中的夜更加静寂，静得带有几分恐怖。特别是交更时分，那断断续续敲击的梆声，令人毛骨悚然。

小令史仲晦仍在秉灯劳作。明日在邢州的大街小巷中要贴满他手书的告示。节度使示喻：邢州地域，千亩田畴，农夫勤耕细耘，播撒草种，拓土开疆，良田将为牧场……

灯辉如豆。仲晦写完一张又一张，千篇一律。直到子时钟敲，手腕发麻，告示方写过半。仲晦不自主长声叹息。昔，关云长秉灯夜读，从书中汲取治国安邦之术。而他刘仲晦灯下泼墨，却是让千亩良田生莠。

他第一次暗自诅咒蒙古皇帝，蛮夷邦首。自尧舜开天地以来，均是拓荒垦田，哪有让良田变牧场的？只有千里闻稻香，怎会让沃沃平野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莽莽草原？他手中七寸狼毫重若千钧，他再也抬不起手腕。

突然，门扇“吱呀”开启。

仲晦猛身站起，暗道：“若节度使频催，他将奋然掷笔，决不再做有辱先祖文明的刀笔恶吏。”

门外一人轻声道：“我可以进来吗？”

声音是甜润润的，清脆如出谷黄莺。

仲晦一愣怔，夜遇仙狐，竟不知如何应答。

甜甜声音又道：“不反对就是允许！”莺歌燕舞，莲步轻盈。没等仲晦有反应之隙，倩影已遮挡了灯辉。

仲晦竟木讷地又坐回椅子。十七岁的少年对女人懂的不多。特别在妙龄女郎面前，除了拘谨，就是脸红，还有心珠儿兔跳。

她穿的是一身浅淡很合身的青布衣服，脸上看不出有脂粉的痕迹。只不过耳朵上那一串长长的珍珠仍标示着蒙元豪门的高贵。

她轻声道：“你干吗成了木头？”

仲晦头也没抬，目光呆滞地停留在案头的告示上。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的很轻，生怕屋外有人听见，却很甜，让仲晦心珠儿又“蹦蹦”跳了几下。

她轻然一笑，连声唱道：“小羊乖乖，把门开开。眼睛闭上，变出戏法来……”边唱边变魔术似的从背后拿出一块热腾腾的牛肉，单手擎起，旋身将牛肉摆放仲晦面前。

仲晦抬起头瞥了她一眼。

她樱唇轻启，低声细调唱道：“朗朗的天空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心上的人儿盼郎归，马儿快把信儿捎！”她边唱边从背后用手腕托出一壶热乎乎的奶茶放上书案。

仲晦此时方醒悟过来，急声道：“小姐，这个时辰你怎好到这里来？”

她一怔，脸上笑容顿失。

仲晦急声又道：“这等时候，你怎好到这里来？”

她黛眉紧锁，低声怒道：“讨厌！你们汉人如此虚伪！”

仲晦哑口失言，暗道：“这叫虚伪？这叫男女授受不亲！”

她轻“哼”了一声，道：“这等时候，不来找你，难道让我阿爸坐在公堂上时，我再来给你唱歌，给你送奶茶解渴？”

仲晦一屁股坐于案前，不知如何回奉。

她又“哼”了一声，道：“你白天在院中干吗偷眼看我？不是你对我发笑，我郝皓才不会半夜三更给你送喝送吃的！”

仲晦一阵脸热，不敢正视郝皓一眼。

郝皓兴致全消，侧首一旁，大声道：“你们汉人什么破书上说非礼勿动，非礼勿行，非礼……非礼个屁！明日让阿爸把那些破书统统烧掉！”

仲晦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郝皓气呼呼地道：“斯文腼腆，就是没一点儿男人气。嫁给你这种人可要受一辈子窝囊气！”

仲晦异常尴尬。郝皓没头没脑地瞎说，真让他不知如何回答。

郝皓见仲晦这等模样“哧哧”地笑了起来，片刻方道：“还是我们蒙古人敢恨敢爱，恩怨分明——”

“小姐，老爷在找你！”突然，一个尖啸的声音直刺向仲晦的耳鼓，仲晦不由自主双手将耳朵捂紧。耳膜内仍觉热辣辣的，疼痛难忍。

郝皓一跳老高，急声道：“妈姆！你干吗如此嚎叫！”

一阵轻轻的“嘿嘿”冷笑。

郝皓气呼呼的直嚷嚷道：“他又没什么内力武功，你伤了人怎么办？”

郝皓又“哼”了一声，转头对仲晦道：“你该吃该喝是你的事，半夜三更妈姆也不让本姑娘安宁！”说完冲着门外吼道：“别烦人啦！我走就是啦！”只见她身影闪动，飘然飞出门外。

仲晦呆呆地望着暗黑的门外。

一切又归于静寂，犹如幻梦似的一幕全然消失。

仲晦此刻，脑海中空空洞洞的，一片空白。郝皓一番举动如云如雾，如梦如幻。

他感觉到有点后怕，刚才那个声音本来是细声细气，怎么会如利箭一样，直穿自己的耳鼓，刺痛得脑浆就要迸裂。

难道郝皓的妈妈，就是人们悄悄谈论的那个人称“霜华飞狐”罗紫烟的女人……

仲晦的思绪越来越乱。郝皓难道就为了白天在院内和她对视一眼，她就深夜来访？虽然，蒙古的女孩们处事豪爽，不扭扭捏捏，但半夜里为男人送茶送饭却也是有违常理。她究竟要做什么？仲晦毕竟读书万卷，洞悉世理，郝皓此举不可理喻。难道，她真的是为了男女之间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朦胧的爱？

仲晦心头突然泛起一丝甜蜜。郝皓的确有很多可爱之处。一张娇甜俏美的粉面，白可欺雪的颈肤。说起话来，话锋锐利语气却娇柔。每句话的尾音拖的长长的，像在静幽的山谷中从遥远的尽头飘来的青玉箫声，箫声虽停，但余音轻绕久久不能歇止。特别是她将茶壶放于书案的那一刹那间，不仅是奶茶腾出来的香味，还有从她衣领处飘荡出来的一股馨香之气，直面扑来，从鼻孔沁入肺腑，幽香淡淡，令人心醉。

“哎呀”一声，门扇突然关闭。仲晦遐思被断，忙抬头望去。

“霜华飞狐”罗紫烟面色阴沉地款步走来。头巾将她整个面部裹得严严实实，露出的两只眼睛，在暗淡的灯辉映照下，泛出粼粼萤光。

仲晦像遇到鬼一般，顿生几分惊惧。刚才已吃了她“传

音入密”绝技的亏，仲晦忙用双手将耳朵捂紧。

罗紫烟冷冷地盯了仲晦一眼，缓声道：“你是不想听老婆子说话？”

仲晦依稀听出“霜华飞狐”并没有用绝技传音，方将双手放下。原本他生具直肠，此刻心中有气，不管她有何高术，也要痛痛快快说出来，后果如何，根本无需考虑。他露出了少年男儿的本色。

他也狠狠地盯了罗紫烟一眼，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罗紫烟也轻“哼”了一声，道：“你还是别去招惹她！”

仲晦一怔，片刻方道：“小可不知前辈在说什么？”

罗紫烟不再言语。随手将书案上的告示拿起一张，凑着灯光浏览。许久，她长吁了一口气，缓声道：“观你字迹清秀，笔锋刚劲，大有笔走龙蛇之势。”

仲晦茫然，心中之气不自主消了大半。

罗紫烟将告示缓缓放归原处，又道：“刀笔恶吏，让千亩良田变为荒原，你愧对炎、黄，羞辱尧、舜……”

仲晦一怔，呆愣地望着罗紫烟，喃声道：“你——你究竟是谁？”

罗紫烟轻然一笑，道：“老婆子是谁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弄清楚你自己是谁。”她停顿了一下，又道：

“老婆子观察你许久，你年纪虽轻，但博学多能，精通《易经》，何愁累世衣冠，反没为刀笔小吏？”

仲晦心中一震，罗紫烟言语虽轻，但无异于受辱胯下，不自主将头低下。

罗紫烟停顿了一下，道：“郝皓聪慧可人，但你要知道他父亲是郝桢……”

仲晦沉思了片刻，望了望罗紫烟，道：“既然如此，老人家何故作郝祯奴仆？”

罗紫烟一愣，登时，眼中又泛出青光，怒道：“老婆子的事，你休说三道四！总之，你再和郝皓往来——”她边说边轻挥手掌，只听“咔嚓”一声，书案一角“叭哒”掉地，斧割刀砍，也决无此利索和齐整。

仲晦一凛，没等他有何反应，罗紫烟轻身跃起，几乎在弹指之间，门扇开关，消失在黑乎乎的院中……

“子聪——”海定法师的呼叫把仲晦从沉思中唤回。

仲晦一愣，忙深施一礼，道：“法师，弟子无礼！”

海定法师摇了摇头，道：“多说无益。走吧！刘安施主还在禅房等你。”

艳阳西偏，灵霄山浓密的树林子，遮挡了骄阳余威。清风习习，把这条弯弯曲曲在树林子里穿行的山道，吹得清爽宜人。

仲晦和刘安一主一仆，不疾不徐地顺着山道向山下走去。在禅房和海定法师话别，两人便踏上归程。仲晦心如坠铅，满脑子的事，如一窝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两人直下灵霄山，穿过寺沟，到达下灵霄寺旁的郭村附近，刘安方道：“就这样贸然回去，也太危险。不如你在下灵霄寺里住下，老奴先回邢州探个究竟，再来接你。”

仲晦长吁了一口气，望了望西坠的日头，缓声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再说，我离家五年，削发剃度也有几载，和郝皓姑娘毫无瓜葛，那颜势可熏天，也不能任意加罪于无辜僧人……”

刘安一听，大急道：“不！不，傻少爷！那颜和郝祯知道你隐居僧斋。可郝皓小姐寻死觅活，大呼大叫，她此生非你

不嫁，并且说了很多与伦理纲常相悖的话。还说非要你亲自到节度使府当面鼓对面锣地说清楚，只要你当她的面说，少爷不喜欢她，她便乖乖地嫁给那颜……”

仲晦摆了摆手，打断了刘安的话道：“这真是莫名其妙，难道你们不会给她说明，我乃出家僧人，怎可谈这些儿女情事。”

刘安停顿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道：“半个月前，郝皓小姐找到咱府上，对老爷被郝祯无故贬任巨鹿表示致歉。并对老奴悄声说，如果不把你找回邢州，咱们府上老少几十余口人性命难保。少爷！蒙蛮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仲晦气得脸色顿白，跺脚道：“蛮横无理，世上还会有这等事情？”

刘安也长叹了一口气，道：“这不！她的消息也真灵通，说你离开邢州，先到武安山，后来又回到南堂寺。依老奴之见，你的音讯，肯定是为少爷剃度的天宁寺虚照禅师告诉她的。你想，天宁寺和节度使府一墙之隔，肯定是她常去游玩之所。蒙古小姐可不是咱大汉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仲晦气得直跺脚，连声道：“好！这就去见她，看她还能蛮缠什么？”

刘安急道：“少爷不可鲁莽。老奴以为，郝皓姑娘未必有害你之意，可郝祯和那颜决非善良之辈，确有害人之心。”

突然，一阵震天豪笑声响起。笑声的尾音拖着长长的“哧哧”声，宛若从地狱门洞里吹出来的寒风一样，阴冷森森。

仲晦大吃一惊，忙寻声望去，只见路旁的参天大树上